

## 論《許三觀賣血記》的文學質素

唐翼明\*

### 摘 要

本文論述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一書的文學質素，強調它語言明淨一致，簡單而有韻律感，以一種哈哈鏡像的背離現實表面邏輯的方式描寫現實，但卻更進一步逼近了現實，又特別指出它在表現技巧上包含了一系列二元對立統一的因素，因而更耐人尋味。

關鍵詞：文學質素、語言韻律感、哈哈鏡像、二元對立統一

---

2005.1.4 投稿；2005.3.1 審查通過；2005.3.27 修訂稿收件。

\* 作者現職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On the literary elements of 《Xu Sanguan's Record of Selling Blood》**

Tang Yi-ming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literary elements of 《Xu Sanguan's Record of Selling Blood》, with putting its emphasis on :the first, terse and lively language; the second, simple and rhythmical structure, and the third, its special way of describing reality as the way of distorting mirror. And also,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the text includes a series of factors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which makes the fiction giving one much food for thought .

**Keywords:** literary elements, the rhythmical structure, distorting mirror, the unity of opposites



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sup>1</sup>無疑是一本傑作。比起《許三觀賣血記》來，那些讓余華初出道不久即有聲文壇的「先鋒」作品，現在看來實在只是不太成熟的習作而已。

《許三觀賣血記》是很難歸類的作品。有人說，余華從寫《活著》那前後，便由先鋒派投入了「新寫實主義」的陣營，這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活著》語言的平實、敘事手法的傳統，故事的貼近生存狀態，確實接近新寫實小說，而一點不像搞怪的先鋒。但《許三觀賣血記》卻不像《活著》那麼簡單。固然，它語言也很平實，敘事手法也頗傳統，故事似乎也貼近生存狀態，看起來是很寫實的，並無先鋒的味道。從這個角度來觀察，《許三觀賣血記》似乎也可以歸入「新寫實」。但大多數新寫實小說那種強調接近真實的瑣瑣碎碎的「生活流」描寫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其實並不明顯。

我在〈略論《馬橋辭典》的特色及其在大陸當代文學中的地位〉一文的結語部分說過一段這樣的話：

大陸文革以後文學發展的基本軌迹是從批判現實主義（政治反思與文化反思），中間經過一段曇花一現、苗而不秀的仿西方的現代主義（先鋒文學），到一種新的不受特定意識形態規範的寫實主義（新寫實）逐漸成熟，其間一以貫之的主線是反叛精神—反叛中共（主要是毛澤東）強加給文學的桎梏，反叛文學自身先前因屈服於毛澤東文藝政策而產生的工具性異化，逐步尋回文學的自我，由異化回歸本體。

.....

現在看來，《馬橋辭典》可說是勝利碩果的代表，《馬橋辭典》標誌真正與中共革命現實主義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寫實主義的成熟。這裏有一種新的立場、新的視角、新的敘事風格。它既沒有感傷主義（如某些傷痕或知青文學所具有的），也

<sup>1</sup> 《許三觀賣血記》初版於1996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其後在大陸、臺灣、香港再版多次，並譯成韓、德、意大利等多國文字。本文依據的是臺北麥田出版社於1997年5月1日出版的本子。

沒有民粹主義（如某些尋根文學所具有的），也沒有知識份子的菁英主義（如某些先鋒文學所具有的）。甚至也無所謂憤怒與反叛。或者這樣來說吧：它涵匯了這一切的因素，而又超越了這一切。

.....

我只是覺得，隨著以《馬橋辭典》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小說的出現，「新時期」、「後新時期」這些多少與政治、意識形態有相當關聯的術語可以不再理會了，大陸的「純文學」時代應當來臨了。沒有威權、沒有主義、沒有禁忌，沒有對不對，只有好不好，只有文學與非文學、美的作品與不美的作品，這樣的文壇前景在大陸應該是可以憧憬了吧。<sup>2</sup>

這一段話同樣適用於《許三觀賣血記》，我這裏說的「以《馬橋辭典》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小說」就是包括《許三觀賣血記》在內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本文討論《許三觀賣血記》，打算直探其文學性的本體，而盡量撇開「先鋒」、「新寫實」這些標籤，少談一點主義，多談一點它之所以為一本文學傑作的文學性因素。

## 二

凡讀過《許三觀賣血記》的人都會說這是一部很好讀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之所以好讀是因為它的語言明淨而一致、簡單而有韻律。

打開《許三觀賣血記》，劈頭一段寫許三觀去鄉下看他的爺爺，文章是這樣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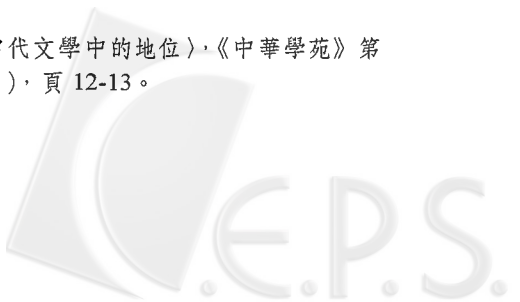
許三觀是城裏絲廠的送繭工，這一天他回到村裏來看望他的爺爺。他爺爺年老以後眼睛昏花，看不見許三觀在門口的臉，就把他叫到面前，看了一會兒後問他：

「我兒，你的臉在哪裏？」

許三觀說：「爺爺，我不是你兒，我是你孫子，我的臉在這裏……」

許三觀把他爺爺的手拿過來，往自己臉上碰了碰，又馬上把

<sup>2</sup> 唐翼明，〈略論《馬橋辭典》的特色及其在大陸當代文學中的地位〉，《中華學苑》第五十五期（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01年2月），頁12-13。



爺爺的手送了回去。爺爺的手掌就像他們工廠的砂紙。

他爺爺問：「你爹為什麼不來看我？」

「我爹早死啦。」

他爺爺點了點頭，口水從嘴角流了出來，那張嘴就歪起來吸了兩下，將口水吸回去了一些，爺爺說

「我兒，你身子骨結實嗎？」

「結實。」許三觀說：「爺爺，我不是你兒……」

他爺爺繼續說：「我兒，你也常去賣血？」

許三觀搖搖頭：「沒有，我從來不賣血。」

「我兒……」爺爺說，「你沒有賣血，你還說身子骨結實？我兒，你是在騙我。」

「爺爺，你在說些什麼？我聽不懂。爺爺，你是不是老糊塗了？」

許三觀的爺爺搖起了頭，許三觀說：

「爺爺，我不是你兒，我是你的孫子。」

「我兒……」他爺爺說，「你爹不肯聽我的話，他看上了城裏那個什麼花……」

「金花，那是我媽。」

你爹來對我說，說他年紀到了，他要到城裏和那個什麼花結婚，我說你兩個哥哥都還沒有結婚，大的沒有把女人娶回家，先讓小的去娶，在我們這地方沒有這規矩……」<sup>3</sup>

這一段裏絕大部分是許三觀和他爺爺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都極其簡單，簡單不只是指他們不長，很簡短，更重要的是話裏的內涵都很單純，很明淨，不複雜，和人物的身分非常一致。許三觀是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頭腦簡單，他的爺爺則不僅簡單，而且有點糊塗。我們注意到，敘事者在這裏的可感度很低，信息是由人物自身的動作與對話來顯示（showing）的。但敘事者也沒有完全消失，下面兩段仍然是敘事者的敘述：

許三觀是城裏絲廠的送繭工，這一天他回到村裏來看望他的

<sup>3</sup>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43-44。



爺爺。他爺爺年老以後眼睛昏花，看不見許三觀在門口的臉，就把他叫到面前，看了一會兒後問他……<sup>4</sup>

許三觀把他爺爺的手拿過來，往自己臉上碰了碰，又馬上把爺爺的手送了回去。爺爺的手掌就像他們工廠的砂紙。<sup>5</sup>

可以注意的是，這裏雖然是敘事者的敘事，其語言的簡單純淨與人物的對話並無二致，換言之，敘事者不僅是站在與人物平等的立場，取與人物一致的角度，而且他簡直就是與人物整個地和諧一致，幾乎沒有程度與內涵上的差異，尤其是「爺爺的手掌就像他們工廠的砂紙」一句，我們簡直說不清這到底是敘事者的敘述，還是人物的意識流？

語言的節奏感是我們可以注意的另外一點。儘管許三觀反覆向爺爺說明：「我不是你兒，我是你的孫子」，可是爺爺還是反覆地說：「我兒」，「我兒」，「我兒」，這不僅表現出老頭的糊塗固執，同時也在語言上造成一種迴還複沓的音樂韻律。我們接下去可以看到余華反覆地使用這一手法，例如十二次賣血過程的大同小異，每次賣血前必喝水，賣血後必「吃一盤炒豬肝，喝二兩黃酒」。人物的簡單，悲劇的重複與語言的迴還緊緊扣合在一起，正如一部交響樂中反覆出現的主旋律一樣，既撼動我們的心，也愉悅我們的聽覺，加強我們的記憶。

我們還可以舉第十八章為例，這一章以六段很簡單的文字寫 1958 年大躍進、大辦鋼鐵，大伙吃食堂的運動及其失敗的經過，前五段全以「許三觀對許玉蘭說」開頭，第六段則結以「許玉蘭說」，讀起來像一首簡單的民謠，有一種特別明快又有點滑稽的旋律。這一章還讓我們讚嘆余華簡單複沓的語言絕對不以犧牲內容的豐富為前提。這一章短到只有一千五百字，作者卻用一種最不合常理的，然而最精簡，最符合人物格局的文字把這麼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寫了出來，讀來自然、明快、愉悅，因為它跟全書的筆調是如此地和諧，如此地一致，實在是一種令人驚嘆的閱讀經驗。

---

同註 3，頁 43。

<sup>5</sup> 同上註。



## 三

在故事中，許三觀賣血十二次，最後一次沒賣成，所以真正賣血是十一次，度過了他一家在生命歷程中遇到的種種難關。這本來是一個慘酷的悲劇，但是令我們驚訝也令我們佩服的是，作者竟然可以把它們寫成一個滑稽的喜劇，我們一邊讀，一邊笑，只有讀完了，掩卷沉思，我們才感到心裡浮起一種深沉的悲哀。作者手中彷彿有一把哈哈魔鏡，可以把所照到的東西全都扭曲成另一幅樣子，讓我們笑，笑了之後再哭。

我們不妨來看看第二十五章。這一章寫文化大革命，開頭的幾段描述都出自許三觀的口：

這一年夏天的時候，許三觀從街上回到家裏，對許玉蘭說：「我這一路走過來，沒看到幾戶人家屋裏有人，全到街上去，我這輩子沒見過街上有這麼多人，胳膊上都套著個紅袖章，遊行的、刷標語的、貼大字報的，大街的牆上全是大字報，一張一張往上貼，越貼越厚，那些牆壁都像是穿上棉襖了。我還見到了縣長，那個大胖子山東人，從前可是城裏最神氣的人，我從前見到他時，他手裏都端著一個茶杯，如今他手裏提著個破臉盆，邊敲邊罵自己，罵自己的頭是狗頭，罵自己的腿是狗腿……」

許三觀說：「你知道嗎？為什麼工廠停工了、商店關門了、學校不上課、你也用不著去炸油條了？為什麼有人被吊在了樹上、有人被關進了牛棚、有人被活活打死？你知道嗎？為什麼毛主席一說話，就有人把他的話編成了歌，就有人把他的話刷到了牆上、刷到了地上、刷到了汽車上和輪船上、床單上和枕巾上、杯子上和鍋上，連廁所的牆上和痰盂上都有？毛主席的名字為什麼會這麼長？你聽著：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一共有三十個字，這些都要一口氣念下來，中間不能換氣。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文化大革命來啦……」

許三觀說：「文化大革命鬧到今天，我有點明白過來了，什麼叫文化革命？其實就是一個報私仇的時候，以前誰要是得



罪了你，你就寫一張大字報，貼到街上去，說他是漏網地主也好，說他是反革命也好，怎麼說都行。這年月法院沒有了，警察也沒有了，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隨便拿一個過來，寫到大字報上，再貼出去，就用不著你自己動手了，別人會把他往死裏整……這些日子，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是不是也找個仇人出來，寫他一張大字報，報一下舊仇。我想來想去，竟然想不出一個仇人來，只有何小勇能算半個仇人，可那個王八蛋何小勇四年前就讓卡車給撞死了。我許三觀為人善良，幾十年如一日，沒有一個仇人，這也好，我沒有仇人，就不會有人來貼我的大字報。」

許三觀語音未落，三樂推門進來，對他們說：

「有人在米店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說媽是破鞋……」

許三觀和許玉蘭嚇了一跳，立刻跑到米店那裏，往牆上的大字報一看，三樂沒有說錯，在很多大字報裏，有一張就是寫許玉蘭的，說許玉蘭是破鞋，是爛貨，說許玉蘭十五歲就做了妓女，出兩元錢就可以和她睡覺，說許玉蘭睡過的男人十輛卡車都裝不下。<sup>6</sup>

這是何其滑稽、何其荒謬的書寫，然而又是何其簡要、何其真實的描述！這幾段哈哈魔鏡般的文革的鏡像勝過千言萬語的細描，也勝過所有嚴肅、正規的論述。

最滑稽的還在後面。大字報終於貼到了許玉蘭的頭上，文化大革命居然革到了送繭工許三觀的家裏。許玉蘭被拉去參加了批鬥會，被剃了陰陽頭，胸前被掛上了木板，上面寫著「妓女許玉蘭」。還在家裏開上了批鬥會，在家庭批鬥會上許三觀說的話幾乎叫人嘔飯，可是嘔飯之後又叫人心裡發痛發酸。

余華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才華，這種才華就是把現實發酵，扭曲成為一種哈哈鏡像，余華從來就不喜歡照現實的本來樣子去摹寫現實，而是喜歡把發酵、扭曲之後的心中鏡像用文字表現出來。余華出道不久之後寫的早期名作，如〈十八歲出門遠行〉、〈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以及稍後的〈現實一種〉、〈世事如烟〉就是這樣。用余華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sup>6</sup> 同註3，頁200-201。





（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後……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實。<sup>7</sup>

余華這裏說的「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的「虛偽的形式」與我前面所說的「把現實發酵、扭曲成為一種哈哈鏡像」正是一個意思。余華顯然是有意這樣做的，而這樣做的結果不是離開真實，而是更接近真實，這種看似不真實的真實比依照現實的樣子摹寫出來的表面真實離真實更近，因為它去掉了表面真實中大量無助於凸顯真實甚至會掩蓋真實的細節。余華說：「我覺得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實。我的這個真實，不是生活裏的那個真實。我覺得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生活是一種真假摻半、魚目混珠的事物。」<sup>8</sup>這種看來很奇怪，有點違背常識的說法，細想是很有深意的。也正是在這裏，余華把自己的作品同「新寫實小說」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區隔。余華的作品通常帶有一種寓言的性質，而一般的「新寫實小說」則否。

余華的這種才能最充分地表現了一個作家創造力的高度，這樣的作品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創造，因為它把「摹寫」的成分降到了最低，它的細節常常很不真實，而它整體上的確更接近了真實。在近代中國作家當中，只有魯迅的〈阿Q正傳〉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突出。《許三觀賣血記》在創造力上已經相當地逼近了〈阿Q正傳〉。

#### 四

《許三觀賣血記》之所以好讀，之所以令人感動、耐人深思，還因為它在文學質素上包含了好幾組二元對立統一的成分：它寫的是一個悲劇，但卻用喜劇的形式包裹著；它的故事是溫情的，卻用冷靜而內斂的筆調包裹著；它寫的是小人物的高貴情操，卻用大量的粗野的文字包裹著；它有極為莊重嚴肅的內涵，卻用滑稽的使人發笑的細節包裹著。

窮人靠賣血度過難關，這是何等辛酸的事，但作者寫起來卻一點不

<sup>7</sup> 余華，〈虛偽的作品〉，《余華作品集》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278。

<sup>8</sup> 同註7。



感傷，不濫情，反而有一點頑皮嘻鬧的味道。下面是許三觀第一次同阿方、根龍賣血後的情節：

他們三個人賣完血之後，就步履蹣跚地走向了醫院的廁所，三個人都歪著嘴巴。許三觀跟在他們身後，三個人誰也不敢說話，都低頭看著下面的路，似乎這時候稍一用勁肚子就會脹破了。

三個人在醫院廁所的小便池前站成一排，撒尿時他們的牙根一陣陣劇烈地發酸，於是發出了一片牙齒碰撞的聲響，和他們的尿沖在牆上時的聲音一樣響亮。

然後，他們來到了那家名叫勝利的飯店，飯店是在一座石橋的橋堍，它的屋頂還沒有橋高，屋頂上長滿了雜草，在屋簷前伸出來像是臉上的眉毛。飯店看上去沒有門，門和窗連成一片，中間只是隔了兩根木條，許三觀他們就是從旁邊應該是窗戶的地方走了進去，他們坐在了靠窗的桌子前，窗外是那條穿過城鎮的小河，河面上漂過去了幾片青菜葉子。

阿方對著跑堂的喊道：「一盤炒豬肝，二兩黃酒，黃酒給我溫一溫。」

根龍也喊道：「一盤炒豬肝，二兩黃酒，我的黃酒也溫一溫。」許三觀看著他們喊叫，覺得他們喊叫時手拍著桌子很神氣，他也學他們的樣子，手拍著桌子喊道：

「一盤炒豬肝，二兩黃酒，黃酒……溫一溫。」

沒多少工夫，三盤炒豬肝和三盅黃酒端了上來，許三觀拿起筷子準備去夾豬肝，他看到阿方和根龍是先拿起酒盅，眯著眼睛抵了一口，然後兩個人的嘴裏都吐出了噝噝的聲音，兩張臉上的肌肉像是伸懶腰似的舒展開來。

「這下踏實了。」阿方舒了口氣說。

許三觀就放下筷子，也先拿起酒盅抵了一口，黃酒從他嗓子眼裏流了進去，暖融融地流了進去，他嘴裏不由自主地也吐出了噝噝的聲音，他看著阿方和根龍嘿嘿地笑了起來。<sup>9</sup>

---

<sup>9</sup> 同註 3，頁 55-56。



這不是賣血，這似乎在玩一場遊戲，遊戲完了之後大家再去痛痛快快吃點東西，沒有悲傷，沒有痛苦，只有輕鬆，只有瀟灑，一派無所謂，一派自得其樂的樣子。

我們再來看許三觀第二次賣血前的描寫：

……只是這樣太便宜何小勇了，他替何小勇養了九年的兒子，如今還要去替何小勇的兒子償還債務。這樣一想他的心就往下沉了，胸口像是被堵住一樣，所以他就把二樂和三樂叫到了跟前，告訴他們何小勇有兩個女兒，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十年以後，他要二樂和三樂十年以後去把何小勇的女兒強姦了。

許三觀的兩個兒子聽說要去強姦何小勇的女兒，張開嘴咯咯地笑了起來，許三觀問他們：

「你們長大以後要做些什麼？」

兩個兒子說：「把何小勇的女兒強姦了。」

許三觀哈哈哈哈哈地大笑起來，然後他覺得自己可以去賣血了。他離開了家，向醫院走去。許三觀是在這天上午作出這樣的決定的，他要去醫院，去找那個幾年沒有見過了的李血頭，把自己的袖管高高捲起，讓醫院裏最粗的針孔扎到他胳膊上最粗的血管裏去，然後把他身上的血往外抽，一管一管抽出來，再一管一管灌到一個玻璃瓶裏。他看到過自己的血，濃得有些發黑，還有一層泡沫浮在最上面。<sup>10</sup>

這裏也只有一個阿 Q 式的流氓無產者的那種精神勝利法，沒有一絲一毫的悲傷，反倒有一種復仇後的快感與興奮。

我們再來看余華如何寫許玉蘭生孩子：

許玉蘭躺在產臺上，兩隻腿被高高架起，兩條胳膊被綁在產臺的兩側，醫生讓她使勁，疼痛使她怒氣沖沖，她一邊使勁一邊破口大罵起來：

「許三觀！你這個狗娘養的……你跑哪兒去啦……我疼死啦……你跑哪兒去啦……你這個挨刀子的王八蛋……你高

<sup>10</sup> 同註 3，頁 116。



興了！我疼死啦你就高興啦……許三觀你在哪裏呀……你快來幫我使勁……我快不行了……許三觀你快來……醫生！孩子出來了沒有？」

「使勁。」醫生說，「還早著呢。」

「我的媽呀……許三觀……全是你害的……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你們只圖自己快活……你們幹完了就完了……我們女人苦啊！疼死我……我懷胎十月……疼死我啦……許三觀你在哪裏呀……醫生！孩子出來了沒有？」

「使勁。」醫生說，「頭出來啦。」

「頭出來了……我再使把勁……我沒有勁了……許三觀，你幫幫我……許三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助產的醫生說：「都生第二胎了，還這樣吼叫。」

許玉蘭大汗淋漓，呼呼喘著氣，一邊呻吟一邊吼叫：

「啊呀呀……疼啊！疼啊……許三觀……你又害了我呀……啊呀呀……我恨死你了……疼啊……我要是能活過來……啊呀……我死也不和你同床啦……疼啊……你笑嘻嘻……你跪下……你怎麼求我我都不答應……我都不和你同床……啊呀，啊呀……疼啊……我使勁……我還要使勁……」

助產的醫生說：「使勁，再使勁。」

許玉蘭使足了勁，她的脊背都拱了起來，她喊叫著：

「許三觀！你這個騙子！你這個王八蛋！你這個挨刀子的……許三觀！你黑心爛肝！你頭上長瘡……」

「喊什麼？」護士說，「都生出來了，你還喊什麼？」

「生出來了？」許玉蘭微微撐起身體，「這麼快。」<sup>11</sup>

這場面何等滑稽，又何等真切，許玉蘭與許三觀倒真是一對活寶。粗野的文字中流露出夫妻之間的真情。許玉蘭三次生孩子，作者用一段不到千字的文章就淋漓盡致地寫完了，這裏文字的簡省、經濟，充滿反覆的韻律感都值得我們再三欣賞。

<sup>11</sup> 同註3，頁69-70。



許三觀第四次賣血是在大飢荒的時候，他為了讓全家人去勝利飯店吃一頓麵條而賣血，但他沒讓一樂去，因為一樂不是他的親生兒子，結果一樂一氣之下翹家了，許玉蘭找了半天沒有找到，許三觀把他找到了：

一樂站住了腳，歪著肩膀低著頭，哭得身體一抖一抖的，許三觀在他身前蹲下來，對他說：

「爬到我背上來。」

一樂爬到了許三觀的背上，許三觀背著他往東走去，先是走過了自己的家門，然後走進了一條巷子，走完了巷子，就走到大街上，也就是走在那條穿過小城的河流旁。許三觀嘴裏不停地罵著一樂：

「你這個小崽子，小王八蛋，小混蛋，我總有一天要被你活活氣死。你他媽的想走就走，還見了人就說，全城的人都以為我欺負你了，都以為我這個後爹天天揍你，天天罵你。我養了你十一年，到頭來我才是個後爹，那個王八蛋何小勇一分錢都沒出，反倒是你的親爹。誰倒楣也不如我倒楣，下輩子我死也不做你的爹了，下輩子你做我的後爹吧。你等著吧，到了下輩子，我要把你折騰得死去活來……」

一樂看到了勝利飯店明亮的燈火，他小心翼翼地問許三觀：

「爹，你是不是要帶我去吃麵條？」

許三觀不再罵一樂了，他突然溫和地說道：

「是的。」<sup>12</sup>

這一段實在是絕好的文字，如此溫情、深情，簡直催人下淚的情節卻偏偏包裹在如此收斂又如此粗野的文字裏，結果是不僅好讀，而且耐讀，讓人讀完感動得還想再讀一遍，「他突然溫和地說道」這一句真是轉折得妙，可圈可點。

作者的筆在真正需要的地方也會偶爾放肆一下，我們看許三觀最後一次賣血，那是他「很想吃一盤炒豬肝，很想喝二兩黃酒」，他要「為他自己賣血」，可是偏偏沒賣成，因為醫院嫌他老了，他的血不好了。許三觀失望地從醫院走出來，他想：「四十年來，每次家裏遇上災禍時，

<sup>12</sup> 同註 3，頁 182。



他都是靠賣血度過去的，以後他的血沒人要了，家裏再有災禍怎麼辦？」於是許三觀十二次賣血中，第一次哭了，作者是這樣寫的：

許三觀開始哭了，他敞開胸口的衣服走過去，讓風呼呼地吹在他的臉上，吹在他的胸口；讓混濁的眼淚湧出眼眶，沿著兩側的臉頰刷刷地流，流到了脖子裏，流到了胸口上。他擡起手去擦了擦，眼淚又流到了他的手上，在他的手掌上流，也在他的手臂上流。他的腳在往前走，他的眼淚在往下流。他的頭擡著，他的胸也挺著，他的腿邁出去時堅強有力，他的胳膊甩動時也是毫不遲疑，可是他臉上充滿了悲傷。他的淚水在他臉上縱橫交錯地流，就像雨水打在窗玻璃上，就像裂縫爬上快要破碎的碗，就像蓬勃生長出去的樹枝，就像渠水流近了田地，就像街道佈滿了城鎮，淚水在他臉上織成了一張網。<sup>13</sup>

這一段把許三觀的哭寫得淋漓盡致，許三觀十二次賣血，只有這一次哭了，卻哭得如此傷心，如此動情，他不是為自己哭，他是為一家人哭，怕將來遇到災禍沒有辦法度過。但他也是為自己哭，許三觀十一次為他人賣血，許三觀用血的代價造就了自己在家人面前的權力與自尊，現在血沒人要了，他如何能不感到權力與自尊的失落？他如何能不感到自我價值的喪失？作者在這裏，少見地用放肆的筆調寫許三觀之哭自有其深刻的用意。

## 五

本文重點在探討《許三觀賣血記》一書的文學質素，但絲毫不表示《許三觀賣血記》在思想內容上沒有豐厚的內涵。恰恰相反，《許三觀賣血記》一書在思想上的批判意識，啟發我們對社會與人生的深長思索是極為廣闊的，然而那需要另一篇文章來說明。我願意在下文中約略地提出幾點，一方面表明我毫無低估《許三觀賣血記》的思想價值之意，同時也作為本文的結束。

---

<sup>13</sup> 同註3，頁288。



第一，許三觀以十一次賣血來度過難關，養活家人，不能不令我們對中共統治下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的真實社會地位作一個深長的再思索，這本小說根本上的諷刺意義大概是無須再點明的吧。

第二，小說中對大躍進、大辦鋼鐵、大伙吃食堂乃至其後的大饑荒，還有文化大革命都沒有作正面的描寫，只是在寫許三觀一家如何度過這些劫難時作了若干陪襯的敘述，但是作者深刻的諷刺和批判的意思不是十分明顯的嗎？想想許三觀用嘴巴給全家人炒菜的那場深刻而滑稽的「精神會餐」，怎能不聯想中共用來騙取一代人勒緊褲帶的烏托邦理想呢？

第三，文革中許三觀一家的遭遇，尤其是許玉蘭被當作妓女陪鬥，又在家中開批鬥會的情節，讀起來實在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忍俊不禁，然而細想一下，這是何等殘忍，何等恐怖的社會現實？

第四，許三觀與一樂間的血緣認同鬧劇何其吊詭滑稽，這種對於血緣、宗親的執著，令我們想起流行於中共文革中的血統論，於是我們了然，這豈只是寫許三觀一個人的封建落後思想？這裏面難道沒有對以消滅封建、消滅階級為最後目標的中共社會現實的深刻反諷？

總之，《許三觀賣血記》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此文既然把重點放在論述它的文學質素上，思想方面就不擬展開分析，但即使只限於以上簡要提點，也足以讓我們對《許三觀賣血記》的思想深度有不凡的印象了。

## 參考書目

### 專著

余華，〈虛偽的作品〉，收錄於《余華作品集》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麥田出版社，1997

### 期刊論文

石曉楓，〈蘇童、余華小說中的少年家變及其意義論述〉，《中國學術年刊》第25期，2004年3月

何澄，〈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重複的幾種形式〉，《零陵學院學報》第



3 期，2002

余弦，〈重複的詩學——評《許三觀賣血記》〉，《當代作家評論》第 4 期，1996

吳義勤，〈告別「虛偽的形式」——《許三觀賣血記》之於余華的意義〉，《文藝爭鳴》第 1 期，2000

李林榮，〈《許三觀賣血記》：一個關於用生命抵押幸福的寓言故事〉，《名作欣賞》第 1 期，2002

唐翼明，〈略論《馬橋辭典》的特色及其在大陸當代文學中的地位〉，《中華學苑》第 55 期，2001 年 2 月

徐敏，〈精神成人式：對《許三觀賣血記》的敘事學分析〉，《名作欣賞》第 1 期，2002

陳世忠，〈暴力、死亡與失序的快樂——余華小說世界裏的表達〉，《問學集》第 4 卷，1994 年 6 月

常江虹，〈我們緣何而笑——《許三觀賣血記》的新喜劇傾向〉，《小說評論》2 期，1998

張閔，〈《許三觀賣血記》的敘事問題〉，《當代作家評論》第 2 期，1997

張檸，〈長篇小說敘事中的聲音問題——兼談《許三觀賣血記》的敘事風格〉，《當代作家評論》第 2 期，1997

賀淑瑋，〈大陸先鋒派小說：兼論余華〉，《中外文學》第 297 期，1997 年 2 月

趙思運，〈以短篇手法寫長篇的成功嘗試——讀余華《許三觀賣血記》〉，《小說評論》第 4 期，2000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採取的是一種「素讀」方式，作者未曾引述理論，也打破一般流行的文類認定，只靠自己的體會來論述，不過這種體會應是閱讀主體長年的經驗（含人生閱歷及閱讀經驗）所作用出來的。作者探討「文學素質」，傾全力論述小說「好讀」，藉此判定小說之文學史位置，這是一種穩當的批評進路。作者為了說解方便所作的獨立引文，全是原典，整體來說還算妥當；但較之時下之學術論文，所引之篇幅較大，屬於大塊剪接式，建議酌情略縮。

####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從語言特質、哈哈鏡似的滑稽描寫，及二元對立的感情表現模式三方面論述《許三觀賣血記》的文學質素。理路清晰，論斷簡潔明晰而可信，可讀性高，類似《賣血記》。可按原文刊登。

